

抗戰文藝研究

Kang Zhan

Wen Yi Yan Jiu



1
1988

抗战文艺研究

1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0390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三·成都

1150390

责任编辑：陈文渊

封面设计：田野

抗战文艺研究(1)

KANGZHAN WENYI YANJIU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00千

1988年3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册

ISBN7—80524—087—6/J·5

定价：2.10元

DC63/01

目 录

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

——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刘增杰(1)

战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兼谈抗战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李俊国(17)

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

——论抗战文学运动的自我认识……………吴 野(31)

作家作品评论

论骆宾基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李怀亮(45)

谭九·华威·李逸漠

——论张天翼的《速写三篇》……………廖超慧(66)

国统区抗战时期的小说(1937——1938年)……………文天行(81)

真实地写出沦陷国土上的民族灵魂

——评李克异东北沦陷期的小说创作…… 黄万华(105)

《芳草天涯》人物谈…………… 陈 坚(124)

战时散文纵横谈…………… 汪文顶(144)

广现实主义：反现实特质的一种思考

——评李南桌的“广现实主义”理论…… 皮友来(162)

抗战文学运动中的典型理论…………… 朱丕智(175)

文 艺 运 动

抗战时期大后方话剧书目一览(1937——1946年)石 曼(194)

抗战时期翻译、改编戏剧作品目录·····	曾健戎(236)
昆明抗战文艺纪实·····	任兆胜(268)

报 刊 研 究

蹇先艾主编的《新垒》副刊·····	吴纯俭(294)
-------------------	----------

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

——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

刘 增 杰

时代的选择：民族意识的呼唤

历史将永远为1937年铭刻丰碑。日本侵略军对我国的大举进攻，激怒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们。抵抗侵略、一致对外的民族呼喊声，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发出庄严号召：“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打了十年反共内战的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演说，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解放区文学^①就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诞生于这血与火交织的时代。

时代决定了解放区文学必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任何抵御外族侵略的民族，都无一例外地，无意识

或自觉地，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吸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为了救亡图存，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成了人民反抗凶恶敌人的强大精神支柱。抗战初期，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历史，用赞美本民族历史的辉煌来提高民族自信力，向浴血奋战中的军民灌注民族生气：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曾以隆重的礼仪，派高级官员赴陕西省中部县举行公祭黄帝陵典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祭文，慷慨激昂，张扬民族正气，吁请炎黄子孙，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寇患愈深，日蹙百里，何以止之，全民奋起”、

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赞美对象。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成为千古绝唱，拨动了亿万爱国者的心弦；黑山白水，巍巍太行，在诗人的笔下，成了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的象征；连普通的古石器，此时也闪出了圣洁的光辉。艾青的《古石器吟》，便是对抗敌精神的礼赞：“古石器是人类最早的武器，同样也帮助我们战胜无数的敌人”。

历史上爱国主义的诗人，抵抗侵略者的将领，在抗战时期受到了格外的推崇：延安新诗歌会专门举行了颂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座谈会；延安名流称颂杜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骨头的人，建议在陕甘宁边区为他建立坚固的纪念碑；延安平剧研究院赶排《岳飞》；人们争看中国女子大学演出的三幕话剧《秋瑾》；以被誉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命名的学校、图书馆，哺育了成千上万的抗日战士。

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滋生发展，并随着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而日见繁荣。

关注历史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在刚刚获得了解放的

抗日民主根据地，人们日益深刻地感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农民，是进行这场反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对此作过精彩的概括：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家的创作，把注意力放到了农民身上，把满足作品的主要接受对象——农民的精神需要，看作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作品的风格、形式、语言、题材、审美情趣，无一不受审美对象的制约。

战争环境下民族意识的高潮所导致向的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要接受对象的客观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根据地文学运动的坚强领导，构成了在这一特定时空下文学的独特个性和色调。

就总体而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学的独特品格，主要表现在：

(1)高昂的文学主旋律。从抗战的指挥中心延安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回荡着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庄严呼唤：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粗犷的怒吼，雄壮的格调，高奏着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正与当时这种战斗的生活同调。它以向上的、进取的战斗豪情，讴歌胜利，号召人们在屈辱中奋起，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换来祖国的新生。在生死存亡的决战时刻，决不允许后退和犹豫，诗人写下的战斗箴言是：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在这样昂扬的主旋律下，歌唱个人，被视为羞耻；吟唱风雪花草，已变得完全不合时宜。这种在太平年代人们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当时根据地作家共同的心曲。时过境迁，人们也许会责备作家的偏激和固执，惋惜创作色调的单一，但当时根据地的作家顾不了这些，他们的唯一的信念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尽到责任。他们甚至不愿以文学为唯一职业，他们从事着各式各样的抗日的实际工作，怀着一种自豪的崇高感向人们宣布：自己首先是一名抗日战士！据资料记载，1938年以前，延安上演的40多个剧目，几乎全部与抗战有关。

这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是八年抗战中根据地创作的唯一主题。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初步解放的根据地农民，只有从思想上挣脱封建思想的枷索，告别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才能真正发挥出排山倒海的抗日伟力。根据地作家创作的为数可观的反封建作品，构成了文学主旋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对于英雄的渴望。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鲜明特色之一，是许多作家表现对于塑造抗日英雄形象的热情。民族意识的强化，现实生活中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创造的感人业绩，激励作家创造出了许多个性各异，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典型。丁玲、周立波、刘白羽歌颂八路军抗日将领的报告文学作品开其端，继之在小说创

作方面，又涌现了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抗日英雄传奇。《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代表。连并非以描写抗日斗争为其内容的《小二黑结婚》，也特别点出：小二黑是在反“扫荡”中打死过两个敌人的特等射手。西德汉斯·罗伯特·尧斯在《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说：“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鉴定的标准，显然是这部作品在其问世的历史时刻用以满足、超出、辜负或者背离其第一批读者的期望的方式方法所提供的”。歌颂抗日英雄的作品，作为一种信息输出，由于与当时作品接受对象的思想情绪、认识水平、接受能力、思维轨迹相适应，因而受到了根据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即信息输出后得到的反馈，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它的美学价值，证明了它对第一批读者期望的满足，这无疑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理，鼓励他们在描写英雄人物形象方面，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作家的这一创作心态，在描写根据地日常生活、表现普通人物的作品中，也有着或明或暗的流露。同抗战以前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相比，根据地作家在选取素材时，更多地关注着农民的生命力、创造力，表现出敌人制造的苦难难以泯灭掉农民的美质，他们质朴而又坚韧，身上蕴含中华民族再生的巨大潜力。一些成功作品对这些普通农民形象的描写，同样渗透着一种深沉的英雄气息。

(3)文学形式的变革。在向传统文化吸取精神力量的同时，传统文学形式在根据地也受到了重视。章回体形式的采用就是一例。五四以来，我国的新文学工作者多已不再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根据地作家适应农民读者群的欣赏习惯，利用章回体形式所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以其段落整

齐、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的特点而深受欢迎。对农民审美情趣的尊重，导致了民间艺术形式的新生。流行民间的秧歌小调，经过艺术的再创造，化为反映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秧歌剧、民歌的搜集整理与对民间艺人的帮助扶植蔚为风气。吸取民歌营养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使人耳目一新。根据地文学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作品的小型化。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需要作家及时地反映；动荡不定的生活环境也使作家无暇潜心于宏篇佳构的制作。这就使短诗、独幕剧、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的作品，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了长足的发展。小型化和通俗化、群众化是紧密相连的，对于识字不多或还是文盲的农民和士兵，短小精悍的独幕剧、街头剧、街头诗、枪杆诗、墙头小说等通俗作品，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文学形式的变革使根据地文学在动员群众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产生过极大的号召力和民族凝聚力，较充分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形式变革中的匆促，也给根据地文学创作带来了缺乏深刻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上较为粗糙的缺陷。

(4) 嬗变中的文学观念。抗日民族战争改变着我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结构，调整着整个文化的走向，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上述文学时代旋律的变化、人物塑造的创新、文学形式的沿革，都和文学观念的更新紧紧相连。新民主主义文学观的诞生，文艺工农兵方向理论体系的确立，文艺为政治服务观点的强化，文艺与群众结合口号的提出，文艺创作“写光明”主张的强调，等等，这些新的文学观念，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规范，宣告了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独特体系的诞生。^②

总之，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是时代的选择，充满着伟大民族磅礴气势的抗日时代，造就了这一与前一个时期文学截然不同的崭新文学。如果我们调换视角，从新的视点进行审视，对这一文学的特征，则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从文学的时代特征看，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是为我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的民族救亡文学，它呼唤着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渗透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根据地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根据地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有时以赤裸的形式直接表现了出来，有时则以非意识的形式，通过作家的思维意念、感情构造和语言结构表现了出来。只有深刻认识这一特定时代，洞悉根据地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体察根据地这一新的天地在急风暴雨中的历史性的变革，才会充分理解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独特的历史价值。

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看，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又可以看作是农民文学。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文学象根据地文学在农民中间产生过如此广泛的积极影响，掌握了如此多的农民大众。我们指出抗日根据地文学具有农民文学特征这一事实，这不意味着，根据地文学是以农民思想为指导的文学。十分明显，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指引，使根据地文学在思想境界、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和历史上传统的农民文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当然，在根据地文学中，某些作品流露了作者以农民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看待世界的现象，这表现出了农民意识对根据地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潜入。也还有必要指出，根据地文学所具有的农民文学的特征，只是指根据地文学为数众多作品的一般倾向，我

无意在这里用来涵盖根据地所有作家的共同倾向。

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看，抗日根据地文学又具有通俗文学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浅显的、短小的作品的广泛流行，传统文学形式、民间文学样式的发展，具有生动活泼、清新健康艺术风格作品的大量涌现。如前所述，文学通俗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带来了根据地文学空前的大普及。难以数计的通俗作品如烂熳春花，开遍了根据地群山荒野，穷乡僻壤，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奇特景象。

从文学作品的基调看，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又可以说是写光明文学。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相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确是一片光明的世界：旧政权对人民的压迫终止了，农民的生活通过减租减息初步改善了，许多从国统区来解放区的作家过去那种类似流亡者的生活结束了。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据地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和作家在精神上的格外富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地新政权在巨大的困难面前，要求文学礼赞光明，鼓舞士气；新的现实的召唤，也使作家把歌颂光明视为己任。不可否认，初入根据地的作家虽然看到了光明，但相当多的人却看得浮浅，写得表面。写来写去，多是大同小异的翻身故事，和对生活浮光掠影的剪裁。如何更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逐渐成了解放区作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出现了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问题的争议。总结这一争论的是非曲直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以写光明为主贯穿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民族危机的历史时代、辽阔的农村地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铸成了解放区文学特殊的外部条件，从而使解放区

文学具有了救亡文学、农民文学、通俗文学和写光明文学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造成了解放区文学优长与缺陷共生、贡献和局限共存这一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给人们提供的研究天地是广阔而富有诱惑力的。

研究现状的反思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和整个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经历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由热烈到冷落的发展过程。解放初期，在全国解放的欢乐气氛中，解放区作品大量出版；对解放区作家的研究工作，也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此后，随着解放区变为一种历史存在，而人们对于现实的关注总是要超过对于历史的怀念，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回到了应有的较为恰当的位置。粉碎“四人帮”后，虽有少数同志在从事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编选作品，出版刊物，整理资料，撰写论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仍然显得相当的冷落与沉寂。青年读者对于解放区作品，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淡漠；多数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论文，发表后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揭示构成这一现实的诸多层面和因素不是本文的任务。单从解放区文学研究本身看，冷落局面的形成，不能说和读者对于研究现状的不甚满意没有关系。应该说，研究中对解放区文学不适当的贬抑和一味颂扬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部分读者对解放区文学的漠不关心。解放初期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人

所公认的，但研究工作中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某些研究论文不是根据创作实际引出新的结论，而是根据既定的理论，从创作上寻找例证。创作实践的全部丰富性，被抽象地概括在几条千人一腔的既定模式里。这当然会损害读者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的信任感、崇敬感。在新时期的研究工作中，上述两种倾向仍是研究工作继续深化的严重障碍。

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脱离实际的一味肯定，使一些研究论文失去了深沉的历史意识。对那场历时八年血与火斗争年代的崇敬，有时可能会使研究者把对历史的怀念混同于冷静的文学批评。出于继承、捍卫革命文学传统的良好愿望，而把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实行的政策和作法拿来规范新时期文学，或把适应当时读者层次审美需要的作品用来作为指导今天创作的标杆，其消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相反，某些论文中所流露的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不值一哂的轻率态度，也是极为有害的。不体察国情，生吞活剥地用某种文学框架来硬套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得出耸人听闻的断语，也很难进入研究的堂奥。认真地说，由前辈作家和无数业余作者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不容否认的不足之处，但它仍自有其丰富和光彩，是一种较为鲜活独特的文学多元形态，只是由于时代以及人们认识上的限制，某些文学风格的作品，才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在研究解放区作品过程中始终应该把握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轻视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积累，没有进行艰苦的大量的阅读和思索，只凭印象任意发挥，则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

这两种倾向，都未能充分考虑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所处

的特定的时空，是把个人的好恶，个人的情绪、感情，个人的审美志趣，代替了科学的文学批评。认真地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评倾向，其评价标准，却又很可能来自同一的批评模式。即他们都仍着眼于政治。前者是因为根据地文学在服务于抗战方面的巨大作用而将其看得完美无缺；后期则认为根据地文学和政治贴得过紧，惋惜文学本身失去得太多而对其产生冷漠之情。这种把文学功能单一化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当然无法从对当时文学现象的描述中，导引出符合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结论。

改变目前的研究格局，深化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增强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如果研究者在精神上处于充分自由状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以微观研究作基础，进一步延伸眼光，更多地重视全景研究，将会为开拓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提供真正的机会。

研究工作的深化，当然包含着对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新的审视。已往的研究工作，由于研究者所受时代提供条件的限制，以及某些非批评因素的干预，研究工作所做出的结论并非都是稳妥谨慎的，需要我们在尽可能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工作者已经进行过一些带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严家炎力排众议，根据自己对《生活报》与《文化报》争论材料的考察与辨析，对“肖军思想批判”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从而使原有结论在事实面前发生了动摇。这项工作当然不是一两个研究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事实上，文学运动和创作评论中值得进一步审视的问题并非绝无仅有，以作品评论为例。过去对短篇小说《腊月二十一》的批评，就颇为值得认真研究。《腊月二十

一》所要表现的，不是正面揭露日军的暴行，而是着意于写出一个游击区普通村长的心态。在当时尖锐的民族斗争和统一战线内部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个觉悟并不高的村长却深明大义，在日本侵略军到来之后，巧妙地与敌人虚与周旋，掩护同志，表现了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潜藏着可贵的抗日力量。作品尽管还存在若干缺点，但基调却是健康的。对于这篇作品，当时却批评为“没有站在人民的、民族的立场上”，开了动辄用立场问题批评作品的一个先例。至于在晋绥根据地，把对小说《丽萍的烦恼》的批评，由艺术问题的讨论，迅速地转为对作者的政治评判，说作品的出现“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更是值得重新提起的一桩旧案。批评《丽萍的烦恼》一结束，发表了《丽萍的烦恼》这篇小说的《西北文艺》宣告停刊，晋绥地区的文艺创作，顿时更为沉寂。他如关于“演大戏”问题的争议，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批判，虽然有其各自的背景，但在事实面前，原有结论的根据，已显得很不充分了。

研究工作的深化当然不限于对错误结论的纠正，甚至主要工作并不表现在这里。深化意味着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不断地发现和拓展，意味着不断调整视点和角度，突破研究工作的单一模式，从而带来研究工作的立体感、丰富感。在这一领域，至今仍存在着研究工作的巨大空间。

如果我们从作家的艺术个性，从文学流派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乃至整个解放区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我们将会发现，不同艺术风格作品有趣的发展轨迹，并由此进而开掘出时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非文学因素对艺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限制，从而寻找出符合文学发展内部规